

短 褲 党

蔣光慈著



文 学 小 丛 书

短 裤 党

蔣光慈著

46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字第003号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名 1085 字数 59,000 开本 787×1092 纸 1/50 印张 2 19/25 版次 1

1958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9年5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 10001—33000 册

定价 (2) 0.20 元

“大家要学点文学”，“劳动人民应是文化的主人”，这是党的号召。但大家搞社会主义生产大跃进，时间有限；我们为此出版这套“文学小丛书”，选的都是古今中外好作品。字数不多，篇幅不大，随身可带，利用工休时间，很快可以读完。读者从这里不仅可以获得世界文学的知识，而且可增强认识生活的能力，鼓舞大家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的热情。

## 前　　言

蔣光慈(1901—1931)，安徽六合人。五四运动时曾参加过学生爱国运动，后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去苏联学习。他在苏联学习时就开始了文学創作活动；回国后，曾写过不少以反映当时在党領導下的一些革命斗争为題材的作品，同时他又从事苏联文学的翻譯介紹工作。

他的詩集有《新梦》、《战鼓》、《乡情集》等，小說有《少年漂泊者》、《鴨綠江上》、《田野的风》等；这本《短褲党》，是他的重要作品之一。

这部小說脫稿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初(就是“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的前夕)。它主要反映了上海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領導下，为了响应北伐軍而举行三次起义的史实。作者以他奔放的热情歌頌了当时上海工人阶级英勇忘我的战斗，同时也无情地揭露和鞭撻了在帝国主义豢养下的北洋軍閥等反

革命集团的荒淫无耻，揭发了他們对革命群众的血腥镇压。小說虽然存在着一些显著的缺点，如对革命工作者的描写流露了較多的小資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对当时革命斗争的反映有一些客观主义的色彩和片面性、在結構上也还比較涣散等；但也應該肯定，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上海工人阶级三次起义的历史性的伟大斗争，和那一时代的面貌。更其重要的是，作者站在革命的鮮明立場上歌頌和鼓动了革命，因而这部小說在当时曾风行一时，拥有广大的讀者，并且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上海工人阶级的三次起义，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領導和工人阶级的无比英勇的斗争，終于获得了胜利，解除了直、魯軍閥的武装，成立了自己的政权机关——上海市人民政府。虽然那次革命的胜利成果很快地被代表帝国主义、官僚地主、大資产阶级利益的阴谋家蒋介石破坏和出卖了，上海工人阶级遭受到血腥的屠杀，但上海工人阶级三次英勇的战斗已在我国工人运动史上写下了最光輝的一頁。背信弃义的劊子手蒋介石虽然出卖、扼杀了当时年輕的革命政权，但正如毛主席所說的，“中国共产党和

中國人民並沒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殺絕。他們從地  
下爬起來，揩干淨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  
他們又繼續战斗了。”而且終至獲得了最後的，徹底  
的勝利。這部反映工人階級斗争歷史的中篇小說，  
是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的。

編 者

# “文学小丛书”第一辑

- |             |       |                     |
|-------------|-------|---------------------|
| 1. 詩經選譯     | 余冠英譯  | 23. 伊則吉爾老婆子         |
| 2. 离騷今譯     | 郭沫若譯  | 高爾基著                |
| 3. 鏡娥冤      | 关汉卿等著 | 24. 馬雅可夫斯基詩選        |
| 4. 杜十娘      | 馮夢龍原編 | 戈寶权等譯               |
| 5. 吼 喊      | 魯 迅著  | 納吉宾著                |
| 6. 女 神      | 郭沫若著  | 26. 在丛林中 阿拉米列夫著     |
| 7. 春 蚕      | 茅 盾著  | 27. 烟 柯諾普尼茨卡著       |
| 8. 月光曲      | 田 汉著  | 28. 白奴的故事 克里昂加著     |
| 9. 李有才板話    | 趙樹理著  | 韓雪野著                |
| 10. 王貴與李香香  | 李 季著  | 30. 一把小麦            |
| 11. 买牛記     | 康 灌著  | 普列姆昌德著              |
| 12. 村 仇     | 馬 烽著  | 31.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      |
| 13. 地雷陣     | 邵子南著  | 小林多喜二著              |
| 14. 阿細人的歌   |       | 32. 薔薇園 薩 姆著        |
|             | 光未然整理 | 33. 高利貸者 巴爾扎克著      |
| 15. 誰是最可愛的人 |       | 34. 羊脂球 莫泊桑著        |
|             | 魏 巍著  | 35. 云雀 雪萊著          |
| 16. 白兰花     | 喬 林著  | 36. 麦琪的礼物 歐·亨利著     |
| 17. 半夜鶴叫    | 高玉宝等著 | 37. 西利西亞的紡織工人 海涅著   |
| 18. 我的師傅    | 唐克新等著 |                     |
| 19. 桥       | 劉澍德著  | 38. 沉默的村庄 布萊德爾著     |
| 20. 百合花     | 茹志鶴等著 | 39. 乡村騎士 維爾加著       |
| 21. 五月之夜    | 果戈理著  | 40. 貢勞格英雄傳說(冰島古代傳說) |
| 22. 第六病室    | 契訶夫著  |                     |

## “文学小丛书”第二辑

- |                     |         |                   |
|---------------------|---------|-------------------|
| 41. 史記选             | 司馬迁著    | 62. 馬克思、恩格斯收集的民歌  |
| 42. 唐宋传奇选           |         | 63. 杜布罗夫斯基 普希金著   |
| 43. 可爱的中国           | 方志敏著    | 64. 馬沒有罪过 柯丘宾斯基著  |
| 44. 孩兒塔             | 殷 夫著    | 65. 两个女伴 波列伏依著    |
| 45. 光明在我們的前面        |         | 66. 米基达·布拉图斯      |
|                     | 胡也頻著    | 岡察尔著              |
| 46. 短褲党             | 蔣光慈著    | 67. 老麦梅尔到底胜利了     |
| 47. 諾爾曼·白求恩断片       |         | 雷特海烏著             |
|                     | 周而复著    | 密茨凱維支著            |
| 48. 萱河水             | 阮章竞著    | 69. 七个銅板 莫里茲著     |
| 49. 海員朱宝庭           | 雷 加著    | 70. 丹娜 吉亞泰著       |
| 50. 新的家             | 艾 薦著    | 71. 两亩地 泰戈尔著      |
| 51. 童話的时代           | 华山等著    | 72. 我不能死 錢达尔著     |
| 52. 在和平的日子里         | 杜鵑程著    | 73. 卡里来和笛木乃       |
| 53. 典型报告            | 李德复等著   | 伊本·穆加发著           |
| 54. 汽笛 (工人詩歌 120 首) |         | 74. 虹 奧麥尔·賽斐丁著    |
| 55. 井崗山上的故事         |         | 75. 我的心呀在高原 彭斯著   |
|                     | 朱良才等著   | 76. 鋼花 安德烈·斯梯著    |
| 56. 潘虎              | 邓洪等著    | 77. 我的苏联兄弟        |
| 57. 我的一家            | 陶 承著    | 保尔·蒂雅著            |
| 58. 倔强的紅小鬼          | 黃明等著    | 78. 敗坏了赫德萊堡的人     |
| 59. 紅色歌謡            |         | 馬克·吐溫著            |
| 60. 逃婚調             | 徐琳等搜集整理 | 79. 伐木者,醒來吧! 聶魯达著 |
| 61. 牛郎織女笑开顛         | 金芝著     | 80. 汗和鞭子 紀 廉著     |

## 写在本書的前面

法国大革命时，有一群极左的，同时也就是最穷的革命党人，名为“短褲党”(Des Sans-culottes)。本書是描写上海穷革命党人的生活的，我想不到别的适当的名称，只得借用这“短褲党”三个字。

花了半个月的工夫，写成了这一本小書。当写的时候，我为一股热情所鼓动着，几乎忘記了自己是在做小說。写完了之后，自己讀了两遍，覺得有許多地方很缺乏所謂“小說味”，当免不了粗糙之譏。不过本書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証据，就是有点粗糙的地方，可是也自有其相当的意义。

我真感謝我的时代！它該給与了我許多可歌可泣的材料！可惜我的文学天才是很薄弱的，我不能将它所給与我的統統都好好地表現出来。我現在努力完成我的时代所給与我的任务。我能不能完成这

个任务呢？这要看我努力的如何罢？……

当此社会斗争最剧烈的时候，我且把我的一枝秃笔当做我的武器，在后边跟着短褲党一道兒前进。

1927, 4, 3, 于上海。

接連阴雨了数天，~~工全~~的上海完全被沉郁的，令人不爽的空气所籠罩着。天上的阴云忽而由烏暗变为蒼白，現出一点兒笑顏，如絲的小雨<sup>z</sup>一时地因之停止；忽而又摆出烏暗的面孔，小雨又頓時絲絲地下将起来。在这种沉郁的空气里，人們的呼吸都不舒暢，都感覺有一种什么压迫在胸坎上也似的。大家都渴望着可爱的阳光出現，換一換空气，消灭精神上无形的压迫；但是可爱的阳光，令人渴望的阳光，总在什么地方藏着身子而不給人們看着它的面孔。这是因为阳光的胆怯呢，还是因为可惡的阴云把它障碍着了？唉！真是活悶人！……已經應該是春回大地，万象更新，和风令人活泼沉醉的时期，而天气还是这般悶人，还是如酷寒的，无生气的冬季一样。唉！真是有点活悶人！……

同时，整个的上海完全陷入反动的潮流里。黑

暗势力的铁蹄，只踏得居民如在地狱中过生活，简直难于呼吸，比沉郁的空气更要闷得人头昏脑痛！大家都私下地咒骂着：千刀万剐的沈船舫①为什么还不死！米价闹得这样地贵！这样捐，那样捐。唉！简直把小百姓的血液都吸尽了！真是万恶的东西啊！……大家都热烈地盼望着：北伐军为什么还不来呢？快些来才好！快些来把沈船舫捉到，好救救上海小百姓的命！这外国人真可恶！北伐军来，一定要教他们滚蛋！啊，快点来罢，我的天王爷！大家都战兢兢地恐慌着。不得了了！外国人又派来许多兵舰打中国人呢！大英国人最可恶……张仲长②的军队南下了！唉！这真是活要命！他的军队奸掠焚杀无所不为，比强盗还要凶，要来了，真是活要上海人的命！唉！不得了，简直不得了！……报纸的记载总都是隐隐约约的，令人揣摸不清。战事到底怎样了呢？北伐军来不来呢？浙江是否打下了？大家总是

---

① 沈船舫：即孙传芳的字。直系军阀之一。当时盘踞苏、浙、闽、皖、赣五省，上海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内。

② 张仲长：即张宗昌的字。奉系军阀之一。当时占据山东，率军。后应孙传芳之请，南下“支援”。

要知道这些，但是在严厉的检查之下，報紙能敢放一个不利于軍閥和帝国主义者的屁么？不敢，絕對地不敢！

如此，沉郁的天气悶煞人，反动的政治的空气更悶煞人！唉！要悶煞上海人！……

无数万万身被几层压迫的，被人鄙弃的工人——在楊树浦的紗厂里，在閘北的絲厂里，鐵厂里……在一切污秽的不洁的机器室里，或在风吹雨打的露天地里，他們因工作忙的原故，或者不感覺到天气的悶人，或者有所感觉，但无工夫注意这个——肚子問題都解决不了，还能談到什么天气不天气呢？被軍警随便捉去就当小鷄一般地杀头，被工头大班随便毒打辱罵，性命都保不安全，还能談到什么天气不天气呢？什么結社、言論、开会，对于学生，对于商人，对于一切有錢的人，或者有点自由；但对于工人……啊！对于工人，这簡直是禁律！工人是过激党！工人是无知識的暴徒！可以枪毙！杀头！唉！可怜的工人为着爭一点人的权利，几乎都沒有工夫，还能談到什么天气不天气呢？是的！工人的确問不到这个！

但是对于政治反动的空气，工人比任何阶级都  
感觉得深刻些！沈船舫好杀人，但杀的多半是工人！  
军警好蹂躏百姓，但蹂躏的多半是工人！拉夫是最  
野蛮的事情，但被拉的多半是工人！红头阿三①手  
中的哭丧棒好打人，但被打的多半是工人！米价高  
了，饿死的是谁？终日劳苦，而食不饱衣不暖的是  
谁？工资是这样地低！所受的待遇是这样地坏！行  
动是这样地不自由！唉！工人不奋斗，只有死路一  
条！……在政治反动的潮流中，在黑暗势力的高压  
下，上海无数万万的劳苦群众，更天天诅咒着万恶的  
军阀早消灭，野蛮的帝国主义早打倒；更热烈地盼望  
着革命军，真正的革命军快些来。不，他们不但盼望  
着革命军快些来，而且要自己为自己开路——他们  
大半有觉悟地，或是无觉悟地，要拿到政权，要自己  
解放自己，要组织一个能为工人谋利益的政府，要以  
自己的力量来争夺到自己所应有的东西。

在黑暗的上海，在资产阶级的上海，在军阀和帝  
国主义统治之下的上海，有一般穷革命党人在秘密

---

① 上海人对当时上海英租界内由英帝国主义雇佣的印度籍巡  
捕的称谓。

地工作——他們不知道劳苦，困难，危险，势力，名誉……是什么东西，而只日夜地工作，努力引导无数万万被压迫的，被人鄙弃的劳苦群众走向那光明的，正义的，公道的地方去。

风声陡然紧急起来了。沪杭車站不断地发现从前綫运回来的伤兵，有时大批的潰兵竟发现于中国地界，不断地有搶劫的情事。南市、閘北一带的居民頗呈恐慌的現象，移居到租界住的絡繹不絕。本地軍事当局頒下了紧急的戒严令，下午九时起即斷絕交通。整个的上海完全陷入恐慌的状态中。

北伐軍占領杭州了！北伐軍又占領紹兴了！呵！北伐軍已經到了松江了！……租界內的中小商人呈現着喜悅的顏色，但是中国地界的居民却反为之惊慌起来：北伐軍来了固然好，但是这沈船舫的敗兵怎么办呢？搶劫！騷扰！还怎么能免掉呢？不得了，簡直不得了！……只有劳苦的工人，受冻餓的平民，他們无论住在租界內或租界外，总都盼望北伐軍快些到来，就如大旱之望云霓一样。啊！北伐軍到了松江了？这岂不是說沈船舫已經打敗了么？这岂不

是說上海也要快入北伐軍的手了？這豈不是說上海的工人也有伸腰的机会了？是的，這真是上海的工人要脱离压迫，換一換气的时候了！呵！好重的压迫！压迫得人連气都透不出来！

阴云漫布着黑的阴影，未到五点鐘的时光，全城都黑沉下来，路灯已半明半暗地亮了。就在这个时候，在大众恐慌的空气中，T路W里S号一楼一底的房子里有秘密的集会。房子里布置很简单：客堂中放着一张空桌子，两条凳子；楼上放着一张小床，一张旧書桌，几件零碎东西。等到人到齐的时候，有三十余人之譜，这一間楼几乎要挤破了，再沒有容足之地。有的站着，有的坐在地板上，秩序似乎是很紛乱的样子，不十分象开会的形式。普通是没有这样开会的，总是大家一排一排地坐着，上边摆一主席的桌位，右边或左边摆一記錄的桌位；但是現在这間集会室里，坐的凳子都沒有，与会的人不是站着如树一样，就是坐在地板上，簡直沒有开会的体統。不过这些与会的人沒有想到这些，他們以为能找到一个地方开会，已經是万幸了，哪有閑心思顧到什么体統不体統呢？是的，他們只要有一个集会的地方，任受如